全梁文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

武帝（四）

卷四

武帝〈四〉

四求言诏〈大同二年三月庚申〉

政在养民，德存被物，上令如风，民应如草。朕以寡德，运属时来，拨乱反正，倏焉三纪，不能使重门不闭，守在海外，疆埸多阻，车书未一，民疲转输，士劳边防，彻田为粮，未得顿止，治道不明，政用多僻，百辟无沃心之言，四聪阙飞耳之德听，州辍刺举，郡忘其治，致使失理负谤，无由闻达，侮文弄法，因事生奸，肺石空陈，悬锤徒设。书不云乎，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？实赖贤佐，匡其不及。凡厥在朝，各献谠言，政治不便於民者，可悉陈之；若在四远，刺史二千石长吏，并以奏闻，细民有言事者，咸为申达。朕将亲览，以纾其过。文武在位，举尔所知，公侯将相，随才擢用，拾遗补阙，勿有所隐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检括江子四等封事诏〈五月癸卯〉

古人有言，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。朕所锺过，不能自觉。江子四等封事如上，尚书可时加检括，於民有蠹患者，便即勒停，宜速详启。〈《南史》六十四《江子一传》作「其令尚书详释，施於时政」。〉勿致淹缓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，先是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〉

改南郊明堂陵庙等令班次诏〈六月丁亥〉

南郊明堂陵庙等令，与朝请同班，於事为轻，可改视散骑侍郎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赠萧子显诏〈三年〉

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子显，神韵峻举，宗中佳器，分竹未久，奄到丧殒，恻怆於怀，可赠侍中、中书令，今便举哀。〈《梁书·萧子显传》〉

以李胤之得牙像赦诏〈四年七月癸亥〉

天慈普覆，义无不摄，方便利物，岂有方所？上虞县民李胤之，掘地得一牙像，方减二寸，两边双合，俱成兽形，其内一边，佛像一十二躯，一边一十五躯，刻画明净，巧迹妙绝，将神灵所成，非人功也。中有真形舍利六焉，东州昔经奏上，未以为意，而胤之衔愆，缨绁东冶，真形舍利，降在中署，光明显发，示希有相，大悲救苦，良有以乎！宜承佛力，弘兹宽大。凡天下罪无轻重，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，皆赦除之，即日散出，奉迎法身，还台供养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五〉

幸阿育王寺赦诏〈八月辛卯〉

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万物不得齐其蠢生，二仪不得恒其覆载，故劳逸异年，欢惨殊日，去岁失稔，斗粟贵腾，民有困穷，遂臻斯滥，原情察咎，或有可矜，下车问罪，闻诸前诰，责归元首，穷在朕躬，若皆以法绳，则自新无路。书不云乎，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？易曰，随时之义大矣哉！今真形舍利，复见於世，逢希有之事，起难遭之想，今出阿育王寺，设无碍会，耆年童齿，莫不欣悦，如积饥得食，如久别见亲，幽显归心，远近驰仰，士女霞布，冠盖云集，因时布德，允叶人灵。凡天下罪无轻重，皆赦除之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五，案：五年正月，以张缵为尚书仆射，有诏，见《梁书》及《南史·缵传》，今编入《朱异集》。〉

使州郡县进言诏〈五年三月己未〉

朕四聪既阙，五识多蔽，画可外牒，或致纰缪。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，州郡县即时皆言，勿得欺隐，如使怨讼，当境任失，而今而後，以为永准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

〉

守护晋宋齐诸陵诏〈六年四月癸未〉

命世兴王，嗣贤传业，声称不朽，人代徂迁，二宾以位，三恪义在，时事浸远，宿草榛芜，望古兴怀，言念怆然。晋宋齐三代诸陵，有职司者，勤加守护，勿令细民妄相侵毁，作兵有少，补使充足，前无守视，并可量给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疑事先议後闻诏〈八月辛未〉

经国有体，必询诸朝，所以尚书置令、仆、丞、郎，旦旦上朝，以议时事，前共筹怀。然後奏闻。顷者不尔，每有疑事，倚立求决。古人有云，主非尧舜，何得发言便是。是故放勋之圣，犹咨四岳，重华之睿，亦待多士。岂朕寡德，所能独断？自今尚书中有疑事，前於朝堂参议。然後启闻，不得习常。其军机要切，前须谘审，自依旧典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赠袁昂诏〈九月〉

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昂，奄至薨逝，恻怛於怀。公器寓凝素，志诚贞方，端朝燮理，嘉猷载缉，追荣表德，实惟令典。可赠本官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绢布一百匹，蜡二百斤。即日举哀。〈《梁书·袁昂传》〉

赦除民间愆耗逋负诏〈七年十一月丁丑〉

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，恩泽屡加，弥长奸盗。朕亦知此之为病矣，如不优赦，非仁人之心。凡厥愆耗逋负，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，在民间，无问多少，言上尚书，督所未入者，皆赦除之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禁豪家占假公田诏〈十一月丁丑〉

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盖先圣之格训也。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，公创之外，悉以分给贫民，皆使量其所能，以受田分。如闻顷者豪家富室，多占取公田，贵价僦税，以与贫民，伤时害政，为蠹已甚。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，已假者特听不追，其若富室给

贫民种粮共营作者，不在禁例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禁守宰诛求及越界分断诏〈十二月壬寅〉

古人云，一物失所，如纳诸隍，未是切言也。朕寒心消志，为日久矣，每当食投箸，方眠撤枕，独坐怀忧，愤慨申旦，非为一人，万姓故耳。州牧多非良才，守宰兽而傅翼，杨阜是故忧愤，贾谊所以流涕。至於民间诛求万端，或供厨帐。或供厩库，或遣使命，或待宾客，皆无自费，取给於民。又复多遣游军，称为遏防，奸盗不止，暴掠繁多，或求供设。或责脚步，又行劫纵，更相枉逼，良人命尽，富室财殚，此为怨酷，非止一事，亦频禁断，犹自未已，外司明加听采，随事举奏。又复公私传屯邸冶，爰至僧尼，当其地界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，越界分断，水陆采捕，及以樵苏，遂致细民措手无所。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，禁断之身，皆以军法从事。若是公家创内，止不得辄自立屯，与公竞作，以收私利。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，悉不得禁，及以采捕，亦勿诃问。若不遵承，皆以死罪结正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赠谥顾协诏〈八年〉

员外、散骑常侍、鸿胪卿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，廉洁自居，白首不衰，久在省闼，内外称善，奄然殒丧，恻怛之怀，不能已己。傍无近亲，弥足哀者。大殓既毕，即送其丧柩还乡，并营冢椁，并皆资给，悉使周办。可赠散骑常侍，令便举哀，谥曰温子。〈《梁书·顾协传》〉

幸兰陵恩诏〈十年三月壬寅〉

朕自违桑梓，五十馀载，乃眷东顾，靡日不思。今四方款关，海外有截，狱讼稍简，国务小闲，始获展敬园陵，但增感恸，故乡老少，接踵远至，情貌孜孜，若归於父，宜有以慰其此心，并可锡位一阶，并加颁赉，所经县邑，无出今年租赋，监所责民蠲复二年，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赦诏〈十年九月己丑〉

今兹远近雨泽调适，其获已及，冀必万箱，宜使百姓，因斯安乐。凡天下罪无轻重，已发觉未发觉，讨捕未擒者，皆赦宥之。侵割耗散官物，无问多少，亦悉原除。田者荒

废，水旱不作，无常时文例，应追税者，并作田不登公格者，并停，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，罪悉从原。其有因饥逐食，离乡去土，悉听复业，蠲课五年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除省不便於民者〈十一年三月庚辰〉

皇王在昔，泽风未远，故端居玄扈，拱默岩廊，自大道既沦，浇波斯逝，动竞日滋，情伪弥作。朕负扆君临，百年将半，宵漏未分，躬劳政事，白日西浮，不遑飧饭，退居犹於布素，含咀匪边藜藿，宁以万乘为贵，四海为富，唯欲亿兆康宁，下民安义，虽复三思行事，而百虑多失。凡远近分置，内外条流，四方所立，屯传邸冶，市埭桁渡，津税田园，新旧守宰，游军戍逻，有不便於民者，尚书州郡，各速条上，当随言除省，以舒民患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复开赎刑诏〈十月已未〉

尧舜以来，便开赎刑，中年依古，许罪身入赀，吏下因此，不无奸猾，所以一日，复敕禁断，川流难壅，人心惟危，既乖内典慈悲之义，又伤外教好生之德，书云，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可复开罪身，皆听入赎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诏〈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〉

禽兽知母，而不知父，无赖子弟，过於禽兽，至於父母，并皆不知，多触王宪，致及老人，耆年禁执，大可伤愍。自今有犯罪者，父母祖父母勿坐，唯大逆不预今恩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禁用九陌钱诏〈七月丙寅〉

朝四而暮三，众狙皆喜。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。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，陌减则物贵，陌足则物贱，非物有贵贱，是心有颠倒。至於远方，日更滋甚。岂直国有异政，乃至家有殊俗，徒乱王制，无益民财。自今可通用足陌钱，令书行後，百日为期，若犹有犯，男子谪运，女子质作，并同三年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，又略见《南史》七〉。

答刘之遴上春秋义诏

省所撰《春秋》义，比事论书，辞微旨远，编年之教，言阐义繁。丘明传洙泗之风，公羊禀西河之学，铎椒之解不追，瑕丘之说无取，继踵胡毋，仲舒云盛，因循《谷梁》，千秋最笃，张苍之传《左氏》，贾谊之袭荀卿，源本分镳，指归殊致，详略纷然，其来旧矣。昔在弱年，久经研味，一从遗置，迄将五纪，兼晚冬晷促，机事罕暇，夜分求衣，未遑搜括，须待夏景，试取推寻，若温故可求，别酬所问也。〈《梁书·刘之遴传》，又《南史》五十。〉

南郊大赦诏〈太清元年五月辛酉〉

天行弥纶，覆焘之功博，乾道变化，资始之德成。朕沐浴斋宫，虔恭上帝，祗事燎，高燔太一，大礼克遂，感庆兼怀，思与亿兆，同其福惠。可大赦天下，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，清议禁锢，并皆宥释，所讨逋叛，巧籍隐年，暗丁匿口，开恩百日，各令自首，不问往罪，流移他乡，听复宅业，蠲课五年。孝弟力田，赐爵一级，居局治事，赏劳二年，可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。或德茂州闾，道行乡邑。或独行特立，不求闻达，咸使言上，以时招聘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分改二豫等州诏〈七月甲子〉

二豫分置，其来久矣。今汝颍克定，可依前代故事，以悬瓠为豫州，寿春为南豫，改合肥为合州，北广陵为淮州，项城为殷州，合州为南合州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赦缘边初附诸州诏〈八月乙丑〉

今汝南新复，嵩颍载清，瞻言遗黎，有劳鉴寐，宜覃宽惠，与之更始。应是缘边初附诸州，部内百姓，先有负罪流亡，逃叛入北，一皆旷荡，不问往愆，并不得挟以私仇，而相报复，若有犯者，严加裁问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赙陆云公手诏〈元年〉

给事黄门侍郎掌著作陆云公，风尚优敏，後进之秀，奄然殂谢，良以恻然，可克日举哀，赙钱五万，布四十匹。〈《梁书·陆云公传》〉

求贤诏〈二年五月癸丑〉

为国在於多士，宁下寄於得人。朕暗於行事，尤阙治道，孤立在上，如临深谷。凡尔在朝，咸思匡救，献替可否，用相启沃，班下方岳，傍求俊乂，穷其屠钓，书其岩穴，以时奏闻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下〉

赠朱异诏〈三年正月〉

故中领军异，器宇弘通，才力优赡，谘谋帷幄，多历年所，方赞朝经，永申寄任，奄先物化，恻悼兼怀。可赠侍中尚书右仆射，给秘器一具，凶事所须，随由资办。〈《梁书·朱异传》〉

手诏戏到溉〈年月未详〉

得无贻厥之力乎？〈《南史》〉

以伏　恒为豫章内史诏〈年月未详〉

国子博士、领长水校尉伏　恒，为政廉平，宜加将养，勿使恚望，致亏士凤，可豫章内史。〈《梁书·伏　恒传》〉

手诏劳问梁秦二州刺史修〈年月未详〉

犬牙不入，无以过也。〈《南史·五十二鄱阳王恢附传》〉

光宅寺金像诏〈年月未详〉

铜初不送，何缘乃尔，岂不以真相应感，独表神奇乎？可镌著花趺，以为灵志。〈《释藏》兵口《释道宣集·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》〉

诏答大士傅弘〈年月未详〉

大士为度众生，欲来随意。〈《续高僧传》〉

敕答王珍国〈中兴〉

昔田子泰固辞绢縠，卿体国情深，良在可嘉。〈《梁书·王珍国传》，案：《梁书·何胤传》有高祖手敕，《艺文类聚》以为沈约作，今编入《沈约集》。〉

手敕答张率〈天监初〉

省赋殊佳，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，卿可谓兼二子於金马矣。〈《梁书·张率传》，率为待诏赋奏之，甚见称赏，手敕答。〉

手敕答刘孝绰

美锦未可便制，簿领亦宜稍习。〈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，孝绰迁太子舍人，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，奉启陈谢，手敕答。又见《御览》二百十八。〉

敕何胤

顷者，学业沦废，儒术将尽，闾阎搢绅，鲜闻好事。吾每思弘奖，其风未移，当辰。兴言为叹。本欲屈卿暂出，开导後生，既属废业，此怀未遂，延伫之劳，载盈梦想，理舟虚席，须俟来秋，所望惠然，申其宿抱耳。卿门徒中，经明行修，厥数有几？且欲瞻彼堂堂，置此周行，便可具以名闻，副其劳望。〈《梁书·何胤传》〉

比岁学者，殊为寡少，良由无复聚徒，故明经斯废，每一念此，为之慨然。卿居儒宗，加以德素，当敕後进有意向者，就卿受业，想深思诲诱，使斯文载兴。〈同上〉

敕答陆倕

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，辞义典雅，足为佳作。昔虞丘辨物，邯郸献赋，赏以金帛，前史美谈。可赐绢三十匹。〈《梁书·陆倕传》〉

敕何点弟胤〈天监三年〉

贤兄徵君，弱冠拂衣，华首一操，心游物表，不滞近迹，脱落形骸，寄之远理，性情胜致，遇兴弥高，文会酒德，抚际逾远。朕膺录受图，思长声教，朝多君子，既贵成雅俗，野有外臣，宜弘此难进，方赖清徽，式隆大业。昔在布衣然汾射，兹焉有托，一旦万古，良怀震悼。卿友于纯至，亲从凋亡，偕老之愿，致使反夺，缠绵永恨，伊何可任，永矣奈何。〈《梁书·何点传》〉

敕晋安王

孔休源人伦仪表，汝年尚幼，当每事师之。〈《梁书·孔休源传》〉

敕徐勉

卿寒士，而子与王志子同迎，偃王以来，未之有也。〈《南史·六十徐勉传》，扬徐迎主簿，勉子崧充南徐选首，帝敕之。〉

手敕答沈众

卿文体翩翩，可谓无忝尔祖。〈《陈书·沈众传》，武帝令众为竹赋，赋成奏，帝善之，手敕答，案众，约维孙。〉

敕赐费昶

才意新拔，有足嘉异。昔郎恽博物，卞兰巧辞，束帛之赐，实惟劝善，可赐绢十匹。〈《南史·七十二何思澄传》，江夏费昶作鼓吹曲，武帝重之敕。〉

敕舍道事佛〈天监三年四月〉

门下，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，唯佛一道，是於正道，其馀九十五种，皆是外道。朕舍外道，以事如来，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，各可发菩提心。老子周公孔子等，虽是如来弟子，而为化既邪，止是世间之善，不能革凡成圣。公卿百官，侯王宗室，宜反伪就真，舍邪入正。故经教成实论说云，若事外道心重，佛法心轻，即是邪见，若心一等，是无记，不当善恶，事佛心强，老子心弱者，乃是清信。言清信者，清是表里俱净，垢秽惑累皆尽，信是信正不邪，故言清信佛弟子，其馀诸信，皆是邪见，不得称清信也。

门下速施行。〈《释藏》陪八，又驾八。〉

敕答邵陵王纶〈四年四月〉

能改迷入正，可谓是宿植胜因，宜加勇猛也。〈同上〉

敕有司禁断搜捕〈十二年〉

近以仁实爱民，不责无识，所贵诚信，非尚血　。凡有水旱之患，使归咎在上，不同牲牢，止告知而已。而万姓祈求，谄黩为事，山川小祗，难期正直，晴雨或乖，容市民怨，愚夫滞习，难用理移。自今祈请报答，可如俗法所用，以身塞咎，事自依前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六，唐释道宣叙梁武断杀绝宗庙牺牲事。〉

手敕报皇太子〈大同中〉

顷年已来，处处之役，唯资徒谪，逐急充配，若科制繁细，义同简约，均须之处，终不可得，引例兴讼，纷纭方始，防杜奸巧，自是为难，更当别思，取其便也。〈《隋书·刑法志》〉

敕湘东王

到溉非直为汝行事，足为汝师，间有进止，每须询访。〈《梁书·到溉传》〉

与刘之遴手敕

朕闻妻子具孝衰於亲，爵禄具忠衰於君。卿既内足，理忘奉公之节。〈《梁书·刘之遴传》〉

与江革手敕

世间果报，不可不信，岂得底突，如对元延明邪？〈《梁书·江革传》〉

敕太子进食〈普通七年十一月〉

间汝所进过少，转就羸瘵。我比更无馀病，正为汝如此，胸中亦圮塞成疾，故应强加饘粥，不使我恒尔悬心。〈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〉

敕答萧子云请改郊庙乐辞

此是主者守株，宜急改也。〈《梁书·萧子云传》〉

敕萧子云撰定郊庙乐辞

郊庙歌辞，应须典诰大语，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。而沈约所撰，亦多舛谬。〈同上〉

敕雍州刺史萧续

贺拔胜北间骁将，汝宜慎之，勿与争锋。〈《魏书·贺拔胜传》，又《周书·贺拔胜传》少末一句。〉

敕责贺琛

謇謇有闻，殊称所期。但朕有天下，四十馀年，公车谠言，见闻听览，所陈之事，与卿不异，常欲承用，无替怀抱，每苦倥傯，更增昏惑。卿珥貂纡组，博物洽闻，不宜同於闟茸，止取名字，宣之行路，言我能上事，明言得失，恨朝廷之不能用。或诵离骚，荡荡其无人，遂不御乎千里。或诵老子，知我者希，则我贵矣。如是献替，莫不能言，正旦虎樽，皆其人也。卿可分别言事，启乃心。沃朕心，卿云，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民失安居，牧守之过。朕无则哲之知，触向多弊，四聪不开，四明不达，内省责躬，无处逃咎，尧为圣主，四凶在朝，况乎朕也。能无恶人？但大泽之中，有龙有蛇，纵不尽善，不容皆恶。卿可分别显出，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某官长凶虐，尚书兰台主书舍人，某人奸猾，某人取与。明言其事，得以黜陟。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，四凶终自不知，尧亦永为暗主。卿又云，东境户口空虚，良由使命繁多。但未知此是何使？卿云，驽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，桀点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。并何姓名？廉平击肘，复是何人？朝廷思贤，有如饥渴，廉平击肘，实为异事。宜速条闻，当更擢用。凡所遣使，多由民讼。或复军粮，诸所飙急，盖不获已而遣之。若不遣使，天下枉直，

云何综理？事实云何济办？恶人日滋，善人日蔽，欲求安卧，其可得乎？不遣使而得事理，此乃佳事，无足而行，无翼而飞，能到在所，不威而伏，岂不幸甚？卿既言之，应有深见，宜陈秘术，不可怀宝迷邦。卿又云，守宰贪残，皆由滋味过度。贪残糜费，已如前答，汉文虽爱露台之产，邓通之钱，布於天下，以此而治，朕无愧焉。若以下民饮食过差，亦复不然。天监之初，思之已甚，其勤力营产，则无不富饶，惰游缓事，则家业贫窭，勤修产业，以营盘案：自己营之，自己食之，何损於天下？无赖子弟，惰营产业，致於贫窭，无可施设，此何益於天下？且又意虽曰同富，富有不同，悭而富者，终不能设，奢而富者，於事何损？若使朝廷缓其刑，此事终不可断，若急其制，则曲房密室之中，云何可知？若家家搜检，其细已甚。欲使吏不呼门，其可得乎？更相恐胁，以求财帛，足长祸萌，无益治道，若以此指朝廷，我无此事。昔之牲牢，久不宰杀，朝中会同，菜蔬而已，意粗得奢约之节，若复减此，必有蟋蟀之讥。若以为功德事者，皆是园中之所产育，功德之事？亦无多费，变一瓜为数十种，食一菜为数十味，不变瓜菜，亦无多种，以变故多，何损於事，亦豪芥不关国家，如得财如法而用，此不愧乎人。我自除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多历年稔；乃至宫人，亦不食国家之食，积累岁月。凡所营造不关材官，及以国匠，皆资雇借，以成其事，近之得财，颇有方便，民得其利，国得其利，我得其利，营诸功德。或以卿之心，度我之心，故不能得知，所得财用，暴於天下，不得曲辞辨论。卿又云，女妓越滥，此有司之责。虽然，亦有不同，贵者多畜妓乐，至於勋附若两掖，亦复不闻家有二八、多畜女妓者，此并宜具言其人，当令有司，振其霜豪。卿又云，乃追恨所取为少，如复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？勇怯不同，贪廉各用，勇者可使进取，怯者可使守城，贪者可使捍御，廉者可使牧民，向使叔齐守於西河，岂能济事。吴起育民，必无成功。若使吴起而不重用，则西河之功废，今之文武，亦复如此，取其搏噬之用，不能得不重更任，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。卿以朝廷为悖，乃自甘之，当思致悖所以。卿云，宜导之以节俭。又云，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朕绝房室三十馀年，无有淫佚。朕颇自计，不与女人同屋而寝，亦三十馀年，至於居处，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，不入於宫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饮酒，受生不好音声，所以朝中曲宴，未尝奏乐，此群贤之所观见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随事多少，事少，或中前得竟。或事多，至日昊方得就食。日常一食，若昼若夜，无有定时，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腰腹过於十围，今之瘦削，裁二尺馀，旧带犹存，非为妄说，为谁为之，救物故也。书曰，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向使朕有股肱，可得中主，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，不令而行，徒虚言耳。卿今慊言，便罔知所答。卿又云，百司莫不奏事，诡竞求进。此又是谁？何者复是诡事？今不使外人呈事，於义可否？无人废职，职可废乎？职废则人乱，人乱则国安乎？以咽废飧，此之谓也。若断呈事，谁尸其任，专委之人，云何可得，是故古人云，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

犹二世之委赵高，元后之付王莽，呼鹿为马，卒有阎乐望夷之祸，王莽亦终移汉鼎，卿云吹毛求疵，复是何人？所吹之疵，擘肌分理，复是何人乎？事及深刻绳逐，并复是谁？又云，治署邸肆，何者宜除，何者宜省，国容戎备，何者宜省，何者未须，四方屯传，何者无益，何者妨民，何处兴造，而是役民，何处费财，而是非急。若为讨召，若为征赋，朝廷从来，无有此事，静息之方，复何者，宜各出其事，具以奏闻。卿云，若不及於时大息其民，事至方图，知无及也。如卿此言，即时便是大役其民，是何处所？卿云，国弊民疲。诚如卿言，终须出其事，不得空作漫语。夫能言之，必能行之。富国强兵之术，急民省役之宜，号令远近之法，并宜具列。若不具列，则是欺罔朝廷，空示颊舌。凡人有为，先须内省，惟无瑕者，可以戮人。卿不得历诋内外，而不极言其事，伫闻重奏，当候省览，付之尚书，班下海内，庶乱羊永除，害马长息，惟新之美，复见今日。〈《梁书·贺琛传》，时任职者皆缘饰奸谄，深害时政，琛遂启陈事条封奏，高祖大怒，召主书於前，口授敕责深。〉

敕贞阳侯渊明〈太清元年八月〉

侯景志清邺洛，以雪仇耻，其先率大军，随机抚定，汝等众军，可止於寒山，筑堰引清水，以灌彭城，大水一沈，孤城自殄，慎勿妄动。〈《南史·五十一梁宗室传》，武帝既纳侯景，大举北侵，以明为都督水陆诸军，趣彭城大图进取，敕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